

三蘇策論

三蘇策論卷之九

進論五首

蜀論

眉山蘇 轍子由著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量之所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愆以為亂也。秦晉之虜。蜀漢之法。法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嘔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取難。理發。不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擄傷而不敢殺。此非有奸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凋瘵而無所賴。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憾憾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

報猶循而無怨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
其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
於為變也。忍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于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忍
也。其心忍而得憤。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
弱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
下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窮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
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知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忍。以
為亂政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于霜雪之間。飲水
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
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
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邇來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其
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怒其後。二十

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眾。亦中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威。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蓄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嚴散之兵。合縱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推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可挫。皆自忿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進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

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
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嚮乎。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
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
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
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
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焉。然則
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于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
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言桓老臣之威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
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
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
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
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敵之眾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

以爲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于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眾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散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于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結于中國則可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惟人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餘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

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當湏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襲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患其眾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于其心而僥倖于一戰以用其烏合之眾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于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眾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宜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乏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于解離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遷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

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殺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邊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弟之節頭戴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于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于爲善也至于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天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奸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

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推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于自負其勇以而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于好勇而其推魯近于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于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進策

君術策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

大夫之間猶不能自盡其才于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于天下無事之時。每一歲開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于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言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為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為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飾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奸軌不止。此四數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于箱。馬服於轅。鷹隼服于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蹏。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

喜怒好惡之情。發于外而見于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術。至于終身制于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于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赴。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駛駿而不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民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奸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于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簡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侶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于元成之世。天下久于太平。士大夫生于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腐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倪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與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

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
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
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于治天
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
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若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
也

君術策第二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天下之情不先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
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
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
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得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廣
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泰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
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
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于其中人惟無好

自勝也。奸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鬥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英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亦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朝朝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際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

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却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見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可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

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依據而其退也無所底屬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于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于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諂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與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也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己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殺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于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

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于法之外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
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
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于寬
緩急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欲以為好
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于行賞而重于用罰。天下之以獄上
者凡與死比則皆飲額而不悅。此其為意天豈不善然天下之外人無以深懲而切戒
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于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
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
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建以成臣夫之節。使大臣得參于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
於天子之道與。

君術策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豫歡然相得而無間。
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裡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
出身以事君委命于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

上不見已其所擇者甚堅而無疑是以上大夫皆敢進而博天下之大功至于後世君臣相處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惻惻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于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涉撥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蔽在于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于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下可以甚寬也而罔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于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罔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敗壞不長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罔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于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于庶人其為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嚴察之數則天下至嚴而天子至寬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眾固必有過于天子者若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為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自以出于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